

# 狀元老師·皇帝學生

## 張謇與袁世凱

●龔祖遂（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### 師事于式枚係訛傳

一代梟雄袁世凱和清朝最後一位狀元、三江師範創始人之一·我的鄉前輩張謇（季直）有師生之誼，不過袁世凱不學無文，在張謇眼中，袁世凱不脫武夫本色，雖拜在張謇的門下，他卻不曾正眼瞧過袁世凱，然而機謀善變的袁世凱，卻在清末官場扶搖直上，權傾一時，聲勢煊赫，狀元老師又豈能望其項背！

袁世凱在李鴻章病歿後，繼李鴻章當上直隸總督，是當時清室最有實權的人物。相傳李鴻章在病危時，命他的幕客于式枚草擬遺摺，薦舉袁世凱接替已位，摺內有「環顧宇內，人才無出袁右者」，這段文字過去有人懷疑係袁世凱偽造，藉以自抬身價。可是後來學人寶宗一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所度藏的資料，編著「李鴻章年（日）譜」一書第四四八頁，引証李希聖「庚子國變記」所載，把此事記入辛丑，光緒廿七年（一九〇一

年）十月七日病逝的日譜之中。

自然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資料未必可靠，

由於館中資料豐富蕪雜，其真實性端在引証者正確的研判及選擇。不過，查閱「李鴻章全集」，可知在李的遺摺中從未提及袁世凱，而且依清室規矩，督撫遺摺向不得舉薦繼任者，以免引起君王猜疑，所以袁世凱繼李擔任直隸總督，應非出自李鴻章的舉薦，而是如箭在弦，不得不爾，理由有五點（一）一九〇一年六月底，李鴻章病重，上海字林西報及日本多家報紙，都推斷袁世凱將是李鴻章的繼任人選，是形勢使然的判斷，海內外均這樣認定。（二）自從戊戌政變袁世凱出賣光緒帝以後，慈禧西太后已認袁世凱為心腹，在政變後的第三天，即命他署理直隸總督，先兆已露，自然水到渠成。（三）八國聯軍入侵之後，北京禁衛軍幾乎已全軍覆沒，只有袁世凱在小站所練的新軍還像一支武力，而新軍已全部調入山東境內，鎮壓義和團，並參與張之洞、劉坤一的東南自保行動，頗受外國

人重視，西太后自西安回鑾，八國聯軍撤走，京畿空虛，必需新軍護衛，直隸總督自非袁世凱莫屬。（四）依清朝官場慣例，山東撫督向為直隸的儲備，非朝廷親信不得出任。此時有資格接替李鴻章的人物僅有張之洞、劉坤一、王文韶及袁世凱等人，除袁世凱外其餘各人或缺乏兵力，或有所顧忌，惟袁調升乃順理成章之事。（五）當時淮軍雖已裁撤，但在天津尚保有「淮軍錢銀所」，存有八百餘萬兩錢銀，乃李鴻章帶兵數十年，截曠扣建積存的，歷任總督都列為公款移交，直到袁世凱小站練兵，即撥給袁使用，故而袁世凱的新軍實為淮軍的化身，回鑾後的西太后，非有袁的新軍護衛不可。

由於這層關係，外界傳言李鴻章的得力幕友于式枚曾是袁世凱的老師，其實于式枚早斷定袁為一代梟雄，居心叵測，不願作其老師，卻經常記錄袁氏乖張怪誕的言行，戲稱之「袁皇帝起居注」，又每逢有宴會，在大庭廣眾之中，見袁來即大呼「袁皇帝到」

，後來袁世凱顯貴勢盛，曾向于索取此「起居注」而不可得，乃派人將于毒死。這一說法，實為後人捏造。袁世凱自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年）即隨吳長慶從軍，翌年隨吳長慶赴朝鮮，駐守長達十二年，至光緒廿年（一八九四年）始回國服務，均屬北洋大臣管轄，不屬李鴻章，豈能師事于式枚？再則，專制時代，「皇帝」的頭銜不可亂戴，動輒殺頭滅族，所以清末無此戲稱。到了民國以後，袁世凱炙手可熱，稱呼他為皇帝已無惹禍的顧慮，又何來殺身之禍？

## 師承張謇別有緣由

其實袁世凱確曾師事末代狀元張謇，而且受過張謇的提攜，當時，張謇正在吳長慶幕中，據張謇自撰年譜記載：

「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四月，項城袁慰亭世凱至登州，吳公命在營讀書，屬予為是正制藝。公語余曰：『昔贈公（吳長慶父）……為賊所困，命余赴袁（甲三）處求救，……子……以兵不能分，任為臣主教，遷延時日而盧江陷，贈公殉……今留慰亭讀書，所以報為臣也。』」。

袁篤臣就是袁世凱的嗣父，後來與吳長慶結成「金蘭譜」。

張謇年譜續稱：

「慰亭為篤臣嗣子。先是，積忤族里，眾欲苦之，故挈其父舊部數十人赴吳公，以吳公督辦海防，用人必多也。而防務實無展

布。……」

張謇後與友人談及袁氏到吳長慶處的情形說：

「長慶對世凱攜五十餘人，冒昧投軍，印象不佳。除留袁在營從予讀書作文之外，餘皆給資遣散。每月給世凱薪金十兩，亦無任何名義。而文字無礙，不能成篇。偶令其辦理尋常事務，井井有條，似頗幹練。某夕，予詢其志願，袁率直的说：『我家中有田可耕，此來不是餬口。我以為，中國現受列強壓迫，法國侵略安南，擾我沿海，戰事將起，假如再敗，或將羣起瓜分。我當初因吳公膺海防重鎮，需才必多，正是大丈夫報國之秋，不料到此之後，見吳公溫雅如書生，並無請纓赴敵之意，諒我亦不甘久住於此。』予見其措詞慷慨，不覺動容。乃慰之曰：『慰亭不必失望。我與吳公，相處五年，深知吳公熱心愛國，你既是有心人，不患無出頭之日。』」

不久，張謇和同幕好友朱銘盤談及此事，朱氏遂向吳長慶說情，請其照顧袁世凱。有一天，吳長慶突問袁世凱，「你有什麼官階？」袁答：

「曾捐了一個中書科中書」，於是吳長慶下札子，委袁世凱為營務處幫辦，月支薪三十兩，撥勤務兵兩名替他服務，但是並無實權。其實袁的捐中書一事，跟他後來命人替他撰寫「客齋弟子記」一文中說他是「秀才」一樣，都是假的。

## 得罪同事幾乎丟官

在吳長慶軍中，袁世凱後來立了點功績，漸露驕態，引起部分同事不滿，乃趁朝鮮東學黨之亂平定後，北洋大臣保舉袁世凱由中書科中書以同知分省補用的機會，運動吏部行文北洋大臣，查詢歷屆捐案名銜，結果在中書科中書之中無袁世凱姓名，使袁幾乎丟官，幸虧他託人花錢向吏部彌補，始不予追究。於是在吳長慶軍中，一位周姓幕友作了一首諧體詩嘲之曰：

「本是中洲假秀才，中書偕得不須猜；今朝大展經綸手，殺得人頭七個來。」

詩中所謂殺得七顆人頭，指的是袁世凱抵朝鮮任先鋒時立功顯能的第一炮。當時吳長慶的「慶軍」，因久未作戰，已染暮氣，往征朝鮮，行動遲緩，吳長慶一怒把一個營長撤差，由袁世凱代之，命為先鋒，袁世凱接令興致勃勃，諸事就緒，並請賜令箭，把七名犯禁擄掠的兵卒斬首示眾，吳長慶大為讚賞，函謝張謇的推薦。

至此，袁世凱才知道他獲得差使的緣由。以後袁對吳長慶必恭稱「大帥」，對張謇恭稱「老師」。從此，袁世凱留駐朝鮮十二年，於一八九四年（光緒廿年甲午）回國練兵。

袁世凱不學有術，詭詐多變，為人類似曹操、司馬懿，駐朝鮮期間，上下交納，廣通聲氣。後來，平定朝鮮內亂，打敗進攻朝

鮮王宮的日軍，袁世凱表現得機警勇敢，先聲奪人。狡狠的日人，亦非其敵，以一個廿多歲的青年，有此膽識，難怪他後來出人頭地。

袁世凱向來趨炎附勢，急功近利，在朝鮮立功後，為北洋大臣李鴻章所賞識，從此與李搭上關係，吳長慶幕中多人憤憤不平。茲錄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年）四月張謇日記一節如下：

「吳公調防奉天金州，……則公已病甚，公自朝鮮分其軍三營界慰亭（袁世凱）留防後，……不兩月，慰亭自結李相，一切改革，露才揚己，頗有令公難堪者，移書讓之。」

## 張謇以長信譴責之

而在「張季子九錄」一書中，載有朱銘盤、張謇、張謇三人具名，由張謇所撰「慶軍」同仁致袁世凱的長信中稱袁為「司馬」，已含有疏棄的意思。

該信長達兩千字，文詞坦率，筆鋒銳利，列舉事實，句句入骨，極盡譴責諷刺之能事。使袁在接信後拒既不能，辯亦不可，只有做悶葫蘆。從此，袁世凱與吳軍諸同仁，尤其是張謇，十多年不通訊問，茲摘述大意如下：

該信一開頭就刺袁一針，說是：「別後僅奉一書，因知司馬勞苦功高，日不暇給也。筱公（按吳長慶字筱軒）內調金州，以東

事付司馬，並舉副營而與之。竊思司馬讀書雖淺，更事雖少，（是年袁廿六歲）而筱公以三代世交，肫然相信，由食客而委員，由委員而營務處，由營務處而管帶副營，首尾不過三載。今筱公處萬不得已之境，（此時長慶受鴻章排擠旋病逝）僅挈千五百人退守遼海，而以中東全局為司馬立功名富貴之基。溯往念來，當必感知遇之恩。及先後見諸行事與函牘，不禁驚疑駭笑，為司馬悲。司馬因銘盤一言，而得幫辦營務處，委扎甫下，銜燈煌然。朝鮮亂起，謇與司馬偕行，意氣益張。曾不意一旦反覆，奇誕謬戾，至如今所見聞者」云。

隨即列舉事實，如：

「謇今昔猶是一人，而老師，先生，某翁，某兄之稱呼，愈變愈奇。又營務處，分統三營之營務處也。會辦朝鮮防務，孝亭（提督吳兆有號）會辦也。而司馬扎封稱：『欽差北洋大臣會辦朝鮮防務總理營務處』。妄自尊大，陵蔑一切。又營務處乃差事，司馬官則同知，五品耳，乃於鎮將用扎，於州縣用扎，而出則居然張蓋，制五色馬旂，呵陵出入，復建置兵船黃龍大旂，不知置孝亭及體制於何地？夫筱公以副營界司馬，有舉賢自代，衣鉢相傳之意，乃司馬自矜家世，竟謂便統六營，亦玷先人，蹈君家公路（袁術）本初（袁紹）四世三公之陋說，而司馬何以不能博得一秀才？玷先人如此，何不恥之甚！」又說：「筱公，孝亭均北洋（鴻章

）三十餘年之舊部，而司馬於北洋輾轉因緣，載年餘耳。司馬嘗對僕等說李某（鴻章）忌文誠公（袁保恒）及先公（世凱嗣父袁保慶）事，憤恨不已。今裁得其一扎，便動輒即曰稟北洋。豈已釋怨，抑盜其虛聲耶？又司馬曾親對余等言茅、紀二人辱罵筱公語，謂其喪心病狂。今聞司馬議論，一如茅、紀口吻，趾高氣揚，不顧蹈于不義，使筱公舊人，互相不安而退。俾（韓）國王專奏力荐，取重北洋，希作海關道……僕等亦何樂曉曉？實不忍徒引聞於知人之咎。司馬若能痛改前非，以副先德令名，筱公知遇，則吉祥善事隨之矣。此訊不照平日稱謂，而稱司馬，司馬自思，何以至此？若復三年前面目，自當仍率三年前交情」云。

這封信使袁世凱非常難堪，假如帝制成功，袁某的洪憲皇帝壽長十年以上，此信將遭燬滅，後人將無法見及，幸而袁某稱帝，旋即暴卒，而張謇於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五年）才去世，所以能編入「張季子九錄」中。

不過，袁世凱胸襟廣闊，能捐棄前嫌，於後來到北京時，拜過張謇，指陳李鴻章諸多舛誤，供張謇彈劾李鴻章。又袁世凱於民初組織內閣時，任張謇為工商總長，並在上海代清帝草擬遜位詔書。袁世凱稱帝後，更封張謇為嵩山四友之一，被張謇辭拒，但袁世凱的作為，仍不失為一代梟雄的豪邁與俠氣。